山中一夕話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

杜鵑喚歸

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歎曰。此物催人使歸使

我何所歸耶

孫山答書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答曰所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鄭光辭表

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登鳥合之人上笑曰誹我何別作此好事

同生戊子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程曰：今日大戊子都爲小戊子矣。

王守相施設

王及善後爲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孫丁甲第

王禹偁丁謂與孫何可比韓柳既而孫冠多士丁登第四自以爲與孫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後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衆大笑

吏部譏警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

開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慙而去。

偷狗賦

馮京未第時。讀書于濤山僧舍。僧有犬。京烹之。僧訴于縣。縣令作偷狗賦。有警聯云。團飯引來。

真摭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鷲回顧兎之頭令嘆賞。

忝竊二使謔嘲

李茂貞子從儼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侍禮使陋而多髯魏搏使少年如美婦人魏搏戲云今日不啻與水草大王拔坐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好色自述

唐司空圖有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以色戒者也楊誠齋言詩有說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拼到何也。

省闈齋閑

歐文忠公諱修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晡稍閑與諸僚方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公出。士忽問曰諸

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鬨然笑公徐曰似此疑事或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大笑

訴事口給

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其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秖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弔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

州官作如州。宗大笑曰。令卿自貴見僻以深衆

咸服其雅量。

祿山胡習

楊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溫柔新剝雞

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滑膩凝如塞上酥。帝笑曰。

信是胡兒。只識酥耳。

洛中新聞

王拱辰太師。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

生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諱弼富問洛中有何新事邵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王晧失馬得馬

王晧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依然在繫方云我

馬。尚在。

逆風張帆

唐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

羲獻自任

王獻之善隸書。變王羲之法。爲今體字。書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

有問羲之云世論卿狠甚不遜獄少荅曰然不爾也他日見獄之問曰君皆何如獄少不荅又問論者云君閒當不如獄之久而皆曰人那得知之也

方池詩

錢穆度詠方池詩曰永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砌巡夜深若被爽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嘲之者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

遥宗雅咧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孫某至此。後有士人李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千七代。孫李章。繼至。

人參澡豆

王介甫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贈王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疾非此不可治。何辭爲。王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

到今日竟不受。王面黧黑問醫。醫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王頮之。王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嘲悞王夫人

李京兆與人小集。王夫人素所會。次京適坐其傍。既進饌。王夫人前一盌。將入于眾客者。京問請字。王夫人曰。某與君俱縣人。所見人書縣字不同。其然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王夫人曰。古人

作字不拘一體後以從便也章即引手收王人之魚示衆云領王人指撝令目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擬傲而笑

魏收嘲屈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而是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也不礙諺語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某公遊參選失去

官誥但存紙甲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骨甲此事無料乃分甲朔公大人並公遺失一官誥甲紙在也不料侍郎覺其詭僞杖一百罷之然僞作甲剝一般瀨云一般瀨來一般瀨漸身爛了甲皮在也不得。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分司御史

杜牧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閑居。

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多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坐客達意。願預會。李邀之既至。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乃自飲起吟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衛玠丰姿

衛玠美容儀驃騎王武子濟其舅也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後從豫章至都下。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病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湖郎中女

湖郎中有女能詩長嫁王元明元明謫官京師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見兒淚染斑

償博太守

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帝即位遂爲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

石裕酒沐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髪不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郭文洗花

郭文在山間行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郭齎昝沽酒以洗之人問何故曰爲二子洗瘡止痛衆大笑

鄭泉快飲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間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

亦快乎。

平康妓

平康妓瑩娘。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一作樣。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邀同志爲修眉史。妓大悅。

李玄酒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凝於器中。

花亦不散中有用石故也作道旅以金銀銅錢來酬曰以我三様錢買君一色酒欲辭得乎玄笑而與之

何佟之潔癖

何佟之字士威一日之中洗滌十餘遍猶恨不足時嘲之曰水淫

方崇陵翻天人祭

浙省下飛來峰石上佛像冠勝國楊璉僧雕琢

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剝落處近孫亭子補之方崇陵爲秋官郎慮囚江南見而索筆題曰飛來峰天奇也門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王叔明畫人奇也門孫亭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不平之疑案于法官也不刪是案何以服人衆傳以爲笑

楊玠盜書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玠婚後頗游其

中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爲人盜盡。曾不之覺。中齋令檢之。所亡。腹曰。已滅。繇可矣。崔一笑。

晦堂點悟

黄龍寺晦堂老子。嘗問黄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黄詮釋再三。晦堂不然。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黄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笑而服。

張氏雀鳳

張士簡名翠嗜酒踈脫不懷家務在新安遣家童載米二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張問其故荅曰雀鼠耗也張笑曰壯哉雀鼠

晉公術數不爲動

裴晉公名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王夷甫不言錢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守。婧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岳柽巧詰

岳柽字止所。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澄驚笑易之。

蘇舜卿酒佐

蘇子美名舜欽。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

公家夙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教密覘之蘇誦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解學士題道士像

壽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詠解書賊賊賊

道士愕然讀云。有影無形。拿不得。只因偷却呂
仙丹。而今反作蓬萊客。

令掾催對

秦與令胡遊璧一門子。忽見一掾挑之與密語。
以爲嫌。問掾何語。掾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話
家事耳。令即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
對。免責掾。即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觴之
以酒。

夏周二公詼諧

夏公忠靖以工部尚書治水蘇州松江與給事中周大有同事一日偕宿天寧寺周早如厠夏戲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周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當輸當輸衆大笑。

宗室子丐食不廢禮

吳明卿叅知大梁時有宗室子奪取民間豆腐食之適鼓吹者在旁競奏其樂人問之曰殿下。

進賢冊衍食卅

解學士應口對

解學士縉父嗣。於九歲時嘗隨父公翁江沐浴。以衣掛老樹上。命對云。千年老樹爲衣架。應云。萬里長河作浴盆。縉見馬行田野。命對云。黑馬尾拖銀鐙。縉對云。烏龍項帶玉鞭。纓父珍愛之甚。

刎六十而娶

王雅宜寵名六十再娶客青陽嘲曰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徙亦病蠶眷戲水全無力啣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為雨傍高唐衆聞而大笑

嘲誤寫枇杷詩

莫廷韓過袁履善家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字相與大笑屠人君續至莫避去令僮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客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

容尚在面與令君以爲問袁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爲莫逆

解大紳書影

解公大紳字大紳七歲時一日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橫書圖畫禽獸友甚不樂于是續云圖公之象畫公之形禽獸中之鳳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

䇶吾先生編次

笑笑先生增訂

哈哈道士校閱

李文正公限韻

李文正公兼約時觴客皆明經諸君酒未半以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怨一句是何主意諸君思未得以問公公曰待湯衆大笑

溯學士薛四歲時出遊市倒跌衆笑之吟曰細雨常調濕街泥似油風吹跌在地笑殺一羣牛衆無不搖頭吐舌

嚴高二相公詼諧

嚴相君訪蘇人面嘛但語於蘇有蹈玉之訴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稿但諸于河南有滾驢之嘲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笑高曰公草在腹中聞者爲絶倒

解大紳對

洪武都金水河玉闌干諸勝槩處解大紳慨然有覬光之意子祺乃命對云金水河邊金線柳穿金魚口解應云玉闌干外玉簪花插玉人頭此八歲時也衆大奇之

李文正公神童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帝朝

則神童足短公應聲曰天子門高帝悅而置之

隊上

伯虎答訪

唐寅字伯虎於三月三日浴牒。一客過之見以浴辭不悅及六月六日公往謁是客亦辭以浴公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沐浴我今訪君君沐浴君昔訪我三月三我今訪君六月六蓋三月三乃浴佛之辰六月六乃浴狗之日耳。

文正公對

帝置李文正公於膝上時父伏於丹陛命以對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帝以爲奇確

葉乂問不解軍事

金主亮南侵命葉乂問字審言督視師江上乂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王敦未諳貴家體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支元獻高堂

支元獻起高堂。堂成而賓客賀之。適賓求識過曰。堂甚好。只是欠二條梁。主人問其故。答云。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商量。

陽明賦詩

王陽明諱守仁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客益奇之

崔夫人豫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

土地錯亂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何嘲我耶。

楊大年抑老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

偷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伊我老老亦終留與君郎日莫留與他兒得後人又欺傷他

西字臉

孝皇聰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王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

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御州所奏不必宣讀客族
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白早來天顏甚
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所以字嶮先入之言所
以動壽皇之笑也

太古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
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
老貧甚餬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

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問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求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盛丁梅竇

盛文肅公諱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諱謂疎瘦如削二公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諱詢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文

寘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史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即事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鬭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鬭於兩廂廊有死蛙翻

腹似出早死蚓如之字方與綴版所鄰家琵琶作鳳栖梧令慢做未畢所鬧人報延安竟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一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

相公相撲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亦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

遲之。姚剛以麻線一緉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顏回嘲謔

陳和叔為舉子，遊蕩少檢。後舉制科，繫為賢材。時號執熟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執熟顏回。

王翰林

王平甫學士家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海蚝何以嗜

王敏道食海蚝曰人何苦嗜之哉一饗而已

錯認老子

弘治中吾郡一蒙子以非官游之甚窮匱不出官百計求之不能得或言郡有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著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明老子官曰

老子已在此矣者意蓋用欲取先言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者曰不是這個老子官曰正是這個老子者又自如前官終不悟即叱之退曰這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陳令判老夫成婚

陳晟知奉新縣有王允升老而娶妻徐氏為諸寵所阻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曰兩家老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

好入笑林士名升曰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壯
蔡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衰如蔫草草
姻姻緣也匆匆聚散碁碁小小悲珍偶輸與汝
年鳳凰寥寥不復鬥遂成一夢

檳榔酬報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拘檢操嘗往妻江氏
家乞食多見侮辱不以爲恥一日食畢求檳榔
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忍須

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令厨人以金柈檳榔一斛進之

宋之問口過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臭也

崔杜相戲

唐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與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得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旣而旁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楊衡爲人盜文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

登第見其人愁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杳曰。此何知兄最惜。不敢。倫衡曰。猶可恕也。

長髯無安頓處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扇清閑之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梁趙謝詐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憩客館中。聞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趙神德云。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遂謝遣之。

幡綽善謂文樹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辨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迺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頦頗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

諧友相嘲

皮日休謁歸仁紹不遇作龜詩嘲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應徧偏平生不出頭歸亦嘲之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燙了水中揉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守忠滑稽

嘉祐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舘于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

宋仁宗修舉故事時。韓魏公諱琦爲首相。在宴和
詩卒章云曾𥙷二十年前會。今脩台司侍再陪。
内侍任守忠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
仁宗愕然問故。守忠曰。譏陛下錫宴太頻。上大
笑。

令夫人疑弄已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
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

賛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王衙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賛府婦云姓陸王衙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笑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令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其婦出

孫子荊謬語

孫子荊年少時好為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

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宋子京雪森揮毫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然椽燭。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

只是擁鑪命歌舞閒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都何比得內翰了一點頭目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案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且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老婢巧擬宣武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便潸

然而泣。桓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臥。不怡者數日。

周翰精敏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叔穆之携以見郡候。時當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

便戲老夫

盛度撰碑

石中立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神道碑進御罷至中書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滿堂大笑

趙伯翁孫兒

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上戲以李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潰翁乃泣謂家

人曰我腸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納
李子也。爛

荊公嘲湖陰先生

楊德逢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浙西佳士也與
清明過金陵上塚畢即過先生之居清談終日
率以爲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題一
絕于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
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

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荆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哥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胡昉浙漕

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未趨前云也買脫空衆大笑

漢有牛邇爲隴西王豫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具。

許嘲林隱

林和靖號隱士彼許洞許嘲之云寺裏掇齋饑老鼠。林間咳嗽老獼猴。豪民送物尊前頸好客。臨門頻縮頭。

天怕老婆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

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嘗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哄然一笑。

楊伯子東像歸山

楊伯子為潮州守治聲赫然為三朝循吏民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禮畢與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侵吏莫留形迹何須問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附有戲綴其尾云可憐工部獨樹不成林

裴賛侍女詩

裴慶餘佐李北門爲淮南幕賓同遊船舟師悞以船篙水濺侍女衣上李怒裴請以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雲雨歸李笑而赦之

苗振倒繃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丞相語曰宜稍溫習苗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繃孩兒者

乎既試不中選晏笑曰甚君覓倒繃孩兒矣

侯白潛探使情

陳使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敝衣為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白云馬有數等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彌

尾燥跡絕無伎倆傍臥炎氣一錢不直使者大
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髑髏受斧

呂頤杖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
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遂爲盛族後
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爲數片張文潛聞之戲語
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合坐大笑

揚州司馬哭姊

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哭久復自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

何亦怪矣

笑矜門第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方爲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方相是君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聞者笑曰。君既方相侄兒。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貝凶器所也

櫻桃詩不成韻

安祿山叛。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

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稱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君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贄字聲作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君周至之下至卽即其子傳也

隆高腹

郝隆七月七日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老嫗捷口

劉道眞于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劉調之
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操櫓邪。嫗答曰。丈夫何
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衛微與祖

嘉興林叔大丞江浙行省。掾會稽吳薈頗
流以治美樂於人於是宮端修潔作觀
人勝士不過妻孥而已一日延黃子久作畫
炙士累集後以徵客可人不能盡識大作

叔大痴甚握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後書一
絶句云。阿翁作畫如説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
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謂曰。
好水好山謂逢宦題宦。阿婆臉不搽。言老面也。
言未已。子素復加一何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供
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即僧家懺悔。與堂大笑而
散。叔大数日不見客。

王鐸事忠

唐中書令王鐸爲都統以禦黄巢携姬妾赴而妻妬忌怨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堵

馭者罵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匪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

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穿相。

女奴却要

李庾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崔氏出。延禧。次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咸欲蒸之而不得。甞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于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廳中東南隅佇待。又遇二郎調之。却要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待。又逢三郎束之。曰可

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過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函席各過一隅頃卻要燃炬爍屏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四子各幷所攜掩面而走

李女可愛

桓司馬溫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拔刀率婢數十往李所欲斫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委地姿貌絕麗徐乃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

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旨悽惋。王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

不能作無麵餅

晏景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有麵則拙婦亦辦矣。僧慚而退。

韓浦兄弟

韓浦韓洎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

文譽如秕楹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爲文甚造五鳳樓手。淵閣之因親知寄局後進詩贈消曰。老兄得此全無用。聊爾添修五鳳樓。

崔以戲勸李夫人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試焉。鉉命演于堂下。與妻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于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

雅謔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忽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覩之僮志在于發悟愈往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咒曰咄咄亦眼作而白服謔乎欽大笑幾至絕倒

范寺丞妻

撫州監酒范寺丞愛妻甚美而妒范寵婢之嗣

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宿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吏務更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李翺陳越席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伯與陳烈于望湖亭以歌者銜酒方響板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曰山鳥不知紅粉落一聲檀板便驚飛。

党進怒叱畫工

党進命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日見畫大虫猶用金箔貼眼我消不得一對金眼睛

江南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葅庫諸葅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鬻餅不聞歌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呼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兆方相禮

兆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盤

中有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枝

賈待詔侍太宗棊

宋太宗時待詔賈玄以棊侍上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詐藏其藝也乃謂曰此局汝復輸我當榜汝玄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

宗曰。亦許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于水中。局既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新郎阿婆

薛逢晚年厄于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遣价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

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梁灝及第謝表

梁灝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元章顛索右軍帖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

舩舩欲墮彼遂與之乃甚。

延之愍傴

何傴路值顔延之遥呼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脱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傴慙而退

捧硯監溥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

納衆牛髓衛來以阿膠十擔為贄列醮於庭涉
為侶剌叟卿愕然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
別舍介繁臺之側叟卿聞語涉曰繁臺寺閣虛
爽可愛久不一登其上曰學士與太師果欲登
閣當具酒殽迎候叟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涉
同登涉頂戊生先來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就於
都下石涉尚歎慨帶佚至落莫叟卿嗟嘗曰此
遊可紀乃以筆涉壁滿巨筆題云石延年與叟卿

同堂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門曰庶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捉筆沉慮目演作聲諷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爲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女婿姨夫

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婿歐先娶長女王娶其次後歐公夫人故再娶其妹人戲曰

舊女壻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張司錄夜殺豬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覩壽減疾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

追傷成疾璵不能止乃令陳郡殷蒨畫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阮簡圍棊

阮簡爲開封尹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客圍棊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姊弟雙寵

苻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

色堅剛之氣冠後宮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
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
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
出沖後沖進逼長安堅遣之錦袍曰朕於卿恩
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

伯盆希孟題贊

陳伯盆面黑而狹多髯希孟見寫其神壁上戲
題云伯盆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僾擬乎其

旁面不已于是乎仲益之面所餘無幾希孟遊戲宗諱改名直守古民仲益詠其名曰欲併担頭挑取去白衣舖上喝將來仲益又寫一真衣皁道服斷倒幞希孟贊之曰衫幞俗人鬚鬢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聞者笑倒

死生無見

程師孟嘗請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某幸

公同時與彩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許王

門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欲

預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又王雱死有張安國

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

妊娠某願死托生為公嗣京師嘲曰程師孟生

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答復古玩

江夏王义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

揚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
于道中見狗枷取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犢
鼻送之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
犢鼻。

道民黥面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黥旣而復得爲民從小字
軍人肩輿而出踰曾于道見之曰奴一隻來証驗
子

宋人戲破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薔薇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幃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鏝

我若何曾管雪下去官責酒輸者幾曾得免怎容悔有客教奴作被云吾挑狗利而忘義既不能以處人之變吾身狗公而忘私又欲以樂人之樂。

年少嚴責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夜樂甚盛一年少男子見色而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徹樂勸酬次不少責此人目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

頃減祠延過客者，卯寶主爲之典堂。

程羿識字未穩

程羿乃文節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雖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詞牒乞執狀造橋。並大書將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白之。合是將執，今是將執，乃添四點，衙吏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爲將熱。庠令諸生作征以譏之

蚩東敵愆足詞

曹東畆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厮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一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個鞋夜間伴你

關漢卿得還王詐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彈破

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諕殺尋芳的蜜蜂輕輕的飛動把賣花人搧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和卿以譏謔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筯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筯是嗓咸發一笑或戲關云

你被邢州輕侮半世死後人總譜得一讀凡六首勝傷則臭中常流膿水謂之騷又慣發許人之短者亦謂之騷故云爾

羅隱嘲妓詩

羅隱與鍾陵妓雲英有舊效一日譏隱未第隱嘲以詩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處士生被逐死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隱士戴逵名重于敷。將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士子嘲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官不識字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

析曰更快活也

舉世皆濁

李涉過九江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云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絶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張觸僧怒

張遝名學如成都僧文鍳求見時華陽尉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鍳閣於其首文鍳太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撥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

嘲附令狐氏

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族由是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溫庭筠戲

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鍾馗鍾會

鍾馗鍾會小。將伍文孫書殿。因共偷服藥酒。其父假寐以觀之。馗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馗何以拜。馗曰。飲以成禮。不得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相傳小號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

謂我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臘梅與尋鵞作書云。淵源俗態公一髩湯婦右軍兩脚腳聊備一僎

　　撰僕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進取。君子不違道與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嘐嘐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於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事以去。

因以遷謫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不能止終不確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此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攫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君尚有畏乎曰尚有畏臘茶兩碗爾此豈求不仕者耶

劉將軍不識鳳毛

謝超宗與右衛將軍劉道隆同朝武帝稱謝殊有鳳毛劉出候謝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劉曰方侍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含笑還內劉謂撿覓鳳毛待久而去